

話裡心的喜成解

呂永軒 著



武漢通俗圖書出版社

解成喜心裏的話

呂永軒著

武漢通俗圖書出版社

解成喜心裏的話

• 詩 •

作 者 呂 永 軒

出 版 者 武 漢 通 俗 圖 書 出 版 社
漢口中山大道一二〇九號

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 中 南 總 分 店
漢口黃興路二五號

承 印 者 廣 文 書 店 印 刷 部

版 權 所 有 不 准 翻 印

一 九 五 一 年 五 月 初 版 (1—6,000)

編 號 98 · 36 K

定 價 1,200 元

解成喜心裏的話

敬禮。

教員同志！

我想寫一篇稿子。

題目是：

『解成喜心裏的話。』

可是學文化才幾個月，

雖說原來有點小基礎；

但兵力少（字認的少），

指揮員弱（進步不突出），

手脖子這玩藝兒，

整整扭扭，

不聽指揮可咋整呢？

我看：

教員！

革命同志誰也不許客氣，

還是我把心裏話兒告訴你，

請你給咱代代筆，

請你給咱枝啦葉兒的，

——記個詳細。

一

心裏的話兒千頭萬緒，

肚裏的事兒一起又一起，

放下『零頭』咱暫不說；

先抓「大頭」，

——解放海南島作引子。

教員同志！

咱怎能忘記？

五月九日大清早，

文化幹事，

讀了海南島全部解放，

中南戰爭全部結束的勝利消息！

全連戰友，

高興地扭啊！

跳啊！

當然咱也一跳高三尺。

這還不算數，

晚半天，

咱還寫了一頁短日記：

中南解放，

偉大勝利；

看守國防，

任務第一！

今後啊！

人民生活逐漸改善，

幸福生活咱有一份哩！

我也打個報告：

請假回家，

捎着結婚！

快樂心情一言難說出。

教員同志，

永遠記住：

指導員，

幫助幹事改作業，

不湊巧改上了咱的日記。

指導員眼光好尖銳，

上眼一看有問題，

不但錯字漏字全改正，

日記後面還加了一些小批：

「一班長——解成喜。

要過勝利關，

頭腦要清晰，

攢緊槍桿子，

鞏固國防別大意！

強調個人幸福想回家，

享樂思想要不得！」

我看過這批語，

心眼有點不同意。

倒不是不想揩大槍，

您看！

日記上——「看守國防任務第一！」

寫得清清楚楚的。

咱是想：

槍桿子打天下，

爲啥幸福生活，

沒有咱的份兒呢？

比方說：

上趙街，

滿街紅男和綠女，

對對雙雙笑嘻嘻！

進個商店買東西，

老閒坐着真安逸；

有時碰上他們吃飯，

大米飯，

比咱吃的白！

桌上的菜，

四盤八碗好酒席。

依咱看：

別說大灶伙食差的遠，

就是小灶伙食也難比。

再轉念；

生活苦點倒沒啥，

可是一見老年人，

滿懷家事壓心底：

——老爺爺，

眼下已經七十七，

一手把咱拉扯大，

咱是爺的命根子。

過去的事兒難提起，

想起苦水酸痛了鼻；

『九一八』那一年，

十冬臘月雪封地，

爹爹給東霸天抗大活，

黑天白日『折騰』你，

白天場園累的筋骨痛，

晚上搬木料又得上山去。

臘月三十大除夕，

爹爹仍難得休息，

『黑咕隆咚』地上了山，

不幸失腳跌倒深溝裏。

腿摔斷，

腦漿流出，

受苦的爹爹斷了氣。

『滿洲國』，

活地獄，

地主，

鬼子，

警察……

都是一個鼻孔出氣。

刀把子（政權、軍隊），

攔在人家手，

窮人有苦沒處訴。

全家丟了『飯碗子』，

愁的媽媽，

淚哭乾，

眼哭腫；

醒過來，

昏過去。

沒出正月大十五，

受累的媽媽也離了世。

撇下一老和一少，

爺爺呼天喊地沒主意。

從此爺爺拉扯咱，

爺孫形影難分離。

爺爺寧肯凍得打哆嗦！

也要給孫子穿棉衣；

爺爺寧肯餓得眼發黑，

也不讓孫子餓肚皮！

一把屎一把尿，

熱淚熬盡苦月日。

十一歲我就給大地主當牛倌，

下雪天，

沒鞋穿，

腳底凍的抗不住。

趁着牛拉「巴巴」的熱呼勁，

兩腳插進牛糞裏。

挨夠了地主的打，

受夠了地主的氣。

人窮志不窮，

窮人的骨頭是硬的！

爺爺教訓咱：

殺父逼母仇不報，

爺爺人死眼不閉。

參軍後，

經訴苦、挖根，

經算賬、對比；

個人仇，

和階級仇恨聯在一起。

決心會上我表明：

不挖掉「蔣總根」，

多啥也不能算澈底！

今天革命勝利了，

我想回家看看老爺爺，

怎說不是應該的？

還有，

還有，

……

哦！

不必客氣，

革命戰士忠誠坦白，

咱家中，

還有個未婚妻。

她比咱小兩歲，

過年整整二十一；

俺倆都是一個屯，
兩人的身世差不離。

翻身鬥爭中，

我積極，

她積極，

全村公認的！

積極碰積極，

倆人越熟悉，

俺們訂了婚雙方都樂意！

咱參軍，

還是未婚妻牽馬送行的！

離家時，

爺爺在旁，

眉笑眼開，

然着鬍鬚。

囑咐我：

「解成喜，

你是爺爺的命根子！

咱分了房子分了地，

參軍保田是正理。」

雁過留聲，

豹死留皮，

人死留名，

你要給死去的爹媽報仇恨，

要給爺爺我爭個名譽！」

未婚妻，

嘴角笑，

眼角有些濕！

她也勸我說：

「爺爺年老我照顧，

家中事兒別惦記；

你打老蔣要多出力，

俺、在後方，

生產支前更要積極。

打敗老蔣，

咱再結婚也不遲。」

我向她點頭示意，

勸爺爺不要着急，

等聽孫兒的好消息。

從此：

攻四平，

戰遼西，

渡長江，

進廣西！

槍桿子沒離咱的手，

戰鬥意志，

堅定不移；

在前方，

在後方；

論作戰，

論學習！

黨最瞭解咱，

——解成喜。

今天革命勝利了，

想回趟家結個「婚」！

咱想，

也不算是不合理！

就這樣，

我還給家寫了封掛號信，

探探他（她）們啥樣口氣？

從此鑽了幾天牛角尖，

說實在，

情緒有些不高呢！

飯量減了小半碗；

談起話來，

不像從前有神氣。

黨員對黨要忠誠，

該二是二，

該一是一。

心裏儘管有些不開竅，

工作學習可沒大意。

若不信，

請指導員給咱證實；

再不然，

翻翻咱的鑑定表，

鑑定表上有根據。

二

當然，

儘管腦袋一時想不通，

但總是經過砲火考驗的。

咱解成喜，

和千百萬戰友一個樣，

堅決反對『破罐子破摔』那號的。

革命紀律全靠自覺遵守，

革命組織溫暖無比。

餓時不忘餓時飢，

翻身戰士不忘毛主席。

經過兩個月政治學習，

指導員講戰鬥隊思想；

團政委講：

『偉大的祖國來之不易！』

上午上課下午討論，

啥樣想法都可以提。

首長深入班和排，

隨時解決疑難問題。

討論會開的很熱鬧，

話像精兵壯馬亮鋤和快犁。

第一次排裏開會大討論，

我就把想不通的問題，

一五一十談個澈底！

發言的是教導員，

耐心和藹地講道理：

他讓咱回想當『半拉子』受的苦，

讓咱回想爹媽咋樣去的世？

他還讓咱回想過去的光榮，

讓咱保持光榮發揚榮譽。

他還講了幾篇歷史故事，

古今對比，眉目清晰。

講到最後一句話：

『刀把子（軍隊、政權），

好不容易攥手裏；

一不小心鬆了勁，

還會跑到敵人那邊去。』

呵！這一砲，

糊塗思想開了個大缺口，

咱的眼界擴大多咧！

從此曉得了：

李闖王進北京，

貪圖享樂一敗塗地；

從此曉得了：

陳勝吳廣農民起義，

爲啥得勝而不能堅持？

血的教訓明明白白，

當然咱革命戰士要記取。

特別是；

參觀了蘇聯照片展覽室，

第一個咱記住了馬特洛索夫，

他捨身堵槍眼的模範行動，

鼓勵咱解成喜，

永遠向他看齊。

打後來；

又看了『愛國者』的劇，

劇中人韓桂香，

敵人面前堅貞不屈。

這，

給咱和平思想很大打擊，

給咱正確思想很大鼓勵。

看了韓桂香，

想起未婚妻。

講享受，

沒出息，

革命利益必須第一！

就這樣，

每晚上睡覺都『捉摸』：

首長的話，

文工團的戲，

又親切，

又真實！

一字一詞都吃在咱心裏。

想到最後追總根。

不怨天，

不怨地，

都怨舊社會舊制度，

都恨封建勢力、帝國主義！

從小沒錢上學文化低，

書啦，報啦，

黑呼呼一片認不的。

俗語說：

『不經一事，

不長一智。』

原來咱的想法不合理！

——祖國剛建立，

正像蓋房子，

只能加工，

不能抽磚石。

看看別人，

想想自己，

爲革命，

咱才出了多少力！

毛主席歷盡千辛和萬苦，

朱總司令井崗山上挑過米；

十年內戰：

長征兩萬五千里，

爬雪山，

過草地；

抗戰八年：

反掃蕩，

打游擊；

解放戰爭：

打老蔣，

趕美帝；

多少同志的血和汗，

換來今天的五星紅旗！

咱雖然也負了兩次傷，

但，思想好慚愧！

台灣西藏沒解放，

想着回家結婚去，

過去的艱苦忘掉了，

部隊的生活不滿意。

自己尋思：

難道我還想當一輩子牛和馬？

還想世世代代做奴隸？

越思越想越難過，

還掉了一陣眼淚呢！

教員同志別見笑，

從此思想有轉機；

就像魚刺卡在嗓子裏，

吃塊粘糕，

嚥進肚去那般痛快呢！

後來，

思想轉變了，

上級爲要深造我，

調我軍大來學習。

到校前，

黨的小組會上我作了檢討；

支部大會上，

對咱有批評也有鼓勵！

批評咱：

共產黨員，

任何情況不該情緒低！

鼓勵咱：

加深學習，

提高認識，

文武練全，

把解成喜的名字，

列到軍大模範學員榜上去。

支部書記最後作總結：

台灣未解放，

朝鮮又戰起，

蔣介石和美帝國主義，

兩把尖刀對着你。

咱不能——

睡在鼓皮裏，

回家，

結婚，

『和平思想』是錯誤的！

支部書記的總結，

咱完全同意。

三

教員，

當美國飛機，

在咱家鄉——

東北的上空飛來飛去；

當美國炸彈，

闖禍在家鄉大地！

咱恨得眼珠子發紅，

心發急。

家鄉的一城、一鎮，